

綠色胡桃之8

Never Eat Your Heart Out (I)

派的祕密

唇與舌的回憶之一

茱蒂絲·摩爾 著 廖月娟 譯

張讓 推薦

餡兒在派皮的覆蓋下，
像是裹著衣服的身體，有形上學的趣味。
內外的對立，如同皮與餡的辯證……。



唇與舌的回憶之一

派的秘密

序文

回憶的滋味／張讓 三

派的秘密 一一

爸爸說故事 二三

早餐 三三

泡菜與屠豬 六一

夏日 七七

西瓜 八五

作東宴客 一一七

大黃 一二七

兩張嘴，一根湯匙 一三九

醃漬回憶 一五七

百樂餐 一六五

Never Eat Your Heart Out (I)

派的秘密

唇與舌的回憶之一

茱蒂絲·摩爾◎著

回憶的滋味

張淺

談美食，美國幾乎不上我的地圖。也許當年一些留學好漢曾讚美啤酒配血淋淋的牛排過癮，對我，吃美國菜先像受罪，然後像受侮辱。住在美國近二十年，體會工業文明的「進步」如何犧牲某些生活質素，激發我對味覺和各種官感意義的好奇，乃至對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者關係的探索。我注意到聲音、色彩、空間，我看見大自然的形與色，我留心建築設計和城鎮規劃，我品嚐口中的食物。我不是美食家，對食物和烹飪所知粗淺，我只是有心。因此聽到《唇與舌的回憶》這兩本書，不禁好奇：美國吃有什麼好寫的？那些大塊的肉、甜膩的蛋糕和派、單調的生菜沙拉，只配以粗糙乏味來形容。我想到費雪 (M.F.K. Fisher) 的《許久以前在法國》(Long Ago in France)，寫在迪將 (Dijon) 學法國吃的事，我一讀就喜歡。

然而，《唇與舌的回憶》如同《許久以前在法國》，都是透過吃回憶既往。不過《唇與舌的回憶》更完整，寫的是一生故事，較諸《追憶似水年華》和《巧克力情人》，有前者的犀利知性而無後者的浪漫縱情。

美國俗話說：「像蘋果派一樣美國。」也許因為這樣，作者茱蒂絲·摩爾第一章即寫的是派。台灣現在美國吃普遍，大家都知道派是帶餡的烤餅，可甜可鹹。當年唐·麥克林的《美國派》流行時，派根本是十分陌生的東西。對我來說，美國的水果派甜得可怕，但我喜歡外酥內軟在口中攻錯相濟的美妙。作者寫「派具有形上學的趣味，派皮內外的對立，如同皮與餡的辯證……」，一點都不錯。只不過摩爾重在內部隱藏的玄機，我重在皮與餡質地的對立和平衡。中國甜食裡最接近水果派的，應是豆沙酥餅。但豆沙乾鬆，沒有水果餡柔軟多汁呼應派皮的酥脆，然後在口中融合無間的趣味。對摩爾，好吃的派幾已超乎人間，像完美的象徵，像童年短暫的幸福。「派的秘密」，似失樂園的序曲，已隱含未來墜落的線索。

摩爾的境遇可說平凡而又不平凡——設使她父母沒有離婚，設使她外祖母不那麼粗暴，設使她母親不那麼自私，設使她沒有太早婚，設使她有機會上大學……。然而事與願違，人生從來不乏充滿遺憾的假設。難說摩爾童年的不幸是人人千篇一律的故事，然而卻也非獨一無二的悲劇。悲劇與否，平凡與否，她的故事正在人生中間那無法一語道破的地帶，重要在摩爾那種和過去正面相對的冷眼和誠實。她對人對己的毫不容情，有時讓人不寒而慄。而幽默之處，讓人不禁微笑。採編年法，

由童年破碎無歡的家庭而寫到結婚、成年、出走。但並非一板一眼寫實，活潑的語言在忠實陳述和抽象潑墨中轉換，時空由對號入座而至流年飛躍，有小說的懸疑和散文的凝煉，敘說逝去的年華、無可挽回的悲喜，令人讀後悵然。尤其「早餐」和「西瓜」兩篇，寫外祖母、母親和山姆，透過作者年輕的眼睛，帶著第一印象的鮮明和驚奇，描述人生不同年紀的欠缺和強悍，充滿憤怒、無奈和悲涼，像最好的短篇小說。

全書也正如長篇小說，從開始便埋設伏筆，暗藏來事。「西瓜」裡，摩爾和山姆談書，夢想進大學。「夏日」裡，寫少女時代對未來的幻想：「我將屬於我的丈夫，完全不同於屬於我自己。」「大黃」裡寫：「我太早婚了。年輕的我仍有些狂野的心，我要怎麼馴服自己？」她瘋狂投入家事和烹調，好像樂此不疲。夏天丈夫提早回家的下午，兩女兒不在家，做愛後她光著上身醃漬東西，想：「不知你三十歲時做什麼……」書過中段，摩爾有了外遇，出人意表而又似乎理所當然。我們隱約知道她婚姻有所欠缺，但不得其詳。「外遇的滋味」和「紅莓血與傷心旅店」裡，提到夫妻格格不入，但「對丈夫並無不滿」，雖然分居，「並非沒有愛情」。摩爾不願深入，涉及丈夫一概浮光掠影，讀者必須由散佈的一言半語拼組全圖。分居

後兩人搭火車長途旅行，可說回顧感情的良機，所得不過：「誰能說我為什麼離開？他為什麼沒來找我回去？他不知道頭一個問題的答案，而我不知道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正面寫外遇的感覺：「和彼得相處的每一個時刻，慢慢變成最真實的生命。他不在我身邊時，連光線都起了變化。」雖滿心羞慚，然而她不諱言，外遇那年是她最快樂也最美麗煥發的一年。

「那一夜，我們吃狗食」大肆嘲諷柯拉維爾小鎮的封閉保守，幾乎是鬧劇。「日落以後」是最短的一篇，印象到幾近抽象，筆調揮灑，從細節迅而渲染到單身普遍的寂寞，「離族之愁襲上來。放逐割裂人心。」寫由過去、幸福、婚姻放逐的人，沉重蒼涼，是篇散文詩。「春日英雄」比較特別，寫思父之情欲言又止，在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和寫作本身中轉逐，好像前面打毛線後面拆，作品本身欲取消自己。「漫長的火車之旅」和「回家」兩篇似應回首內省，筆鋒仍然外轉，以驚鴻一瞥的動態人物速寫烘托她夫妻間的若即若離。

「蘋果醬」章裡，摩爾自問：「這樣值得嗎？過去的二十年就這樣？」迴盪每個家庭主婦的心聲，而沒有人能回答。到底為什麼？我們問。如果她婚姻快樂，就不會有外遇嗎？而事情果真這麼簡單嗎？也許她並非不快樂，然而「非不快樂」並

不等於「快樂」。而縱使快樂的人，也不免於追求更多快樂。她為什麼破壞自己的婚姻？為什麼和丈夫相愛而無歡、分手而卻不離婚？一切並非黑白分明，所以耐人尋味。沒有外遇，她無法真正脫離少女時代而出外自立，以生動鋒利的筆細說從頭。然而我們能阿Q的說沒有失就沒有得嗎？

最終，《唇與舌的回憶》並無關美食的藝術，食物只是媒介，穿針引線，連綴起一個女人一生際遇，在山迴路轉，一切已事過境遷之後，憑弔起落和悲歡。摩爾鋒利的筆磨亮蒙塵的過去，森然照見既往的愚蠢、遺憾和絕決，有傷感、自嘲而沒有自憐。「生活不是文學，沒有精采的『情欲、背叛與謀殺』，只有憤怒和牢騷。」誰能無錯無憾？她寫盡平凡人生平靜甜美而又單調窒人的矛盾，柯拉維爾正是人居住的地方。「你回不了家，卻還是想回去。」回憶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唇與舌的回憶之一

派的秘密

序文

回憶的滋味／張讓 三

派的秘密 一一

爸爸說故事 二三

早餐 三三

泡菜與屠豬 六一

夏日 七七

西瓜 八五

作東宴客 一一七

大黃 一二七

兩張嘴，一根湯匙 一三九

醃漬回憶 一五七

百樂餐 一六五

派的秘密

我只是想表示，無論人生多想尋求一個避風港，

以求自保、掩飾或是躲藏起來，

想像力終將默許那已躲在安全地帶的東西。

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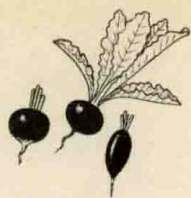
從來，美食的價值不是營養所能決定的。

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餡兒在派皮的覆單下躲了起來，眼睛不得見（也許鼻子也嗅不到），那派像是裹著衣服的身體，裡裡外外都引人遐思。

在我還是個搖搖學步的小娃兒時，就會用泥巴做派皮，在辦家家酒的錫箔派盤上為洋娃娃做個什錦派。我將後院摘下的紫羅蘭、金蓮花、金盞草或黃色的無患子





做成餡，有時也到車道的沙礫中撿些豆子放進去。

午睡或是夜半時分，骯髒破舊的洋娃娃貝琳達依偎在我腋窩下，此時蜷曲著身子的我突然陷入沈思，有如到了另外一個時空——嗯，明天的派要做什么口味的餡兒？我想像把一團泥巴攤平，甚至想到得小心翼翼地把派盤邊上的皮塞得漂亮一點。在那心靈廚房，我用心模仿糕餅師傅的身影，把花朵、小石子一層層地放進去，用沙箱裡的沙當砂糖灑在上面，再抹上泥巴奶油。在大功告成的前一刻，我心滿意足地呼了口氣，再屏氣凝神把派皮覆蓋在餡兒上方。我端詳兒時泛黃的照片，裡面的我以肥肥短短、有五個酒窩的小手捏緊派皮邊緣。派中暗藏什麼玄機？這個秘密只有我知道。

想像中的泥巴派幾可亂真，一閉眼，就聞到烤派的味道（噢！那可不是燒烤泥巴的焦味，而是蘋果、櫻桃和杏子的香味。）身體顫抖一下，放下所有的緊張進入夢鄉後，我讓所有的娃娃團團圍坐在辦家家酒的椅子上，甚至連尿尿貝蒂、花布兔子和毛茸茸的小熊維尼都從父親口中的「被戰爭蹂躪的英國」漂洋過海而來。

與派相比，蛋糕的外觀和味道都遜色不少。想想看蛋糕的內部吧，即使裡面有著一層檸檬或紫莓醬，或是深褐色的巧克力在層疊之間閃閃發亮，那無非是巧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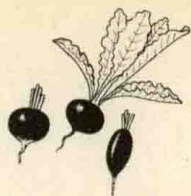
或蛋糕原味，沒什麼新奇的。但即使簡單如早餐吃的杯狀鬆餅，豐實的葡萄乾和核果，實在讓人打從心底驚喜、好奇，令人垂涎三尺。

的確，或許有人認為，派和蛋糕大不相同——做蛋糕時，發粉的膨脹作用，以及將蛋白或全蛋打成泡沫時，泡沫的空氣會使體積因而變大數倍，豈不是令人嘆為觀止的奇蹟。然而我想，蛋糕僅止於這種化學作用，其他則乏善可陳，而派卻具有形上學的趣味，派皮內外的對立，如同皮與餡的辯證，觸發每個人的好奇心。正如看到龜殼、蛇皮、高籬、白牆、蓋子、門、面紗，乃至隱晦的往事，也就是視線無法穿透之處，心靈立刻蹦出疑問：「咦，裡面是什麼？」或是更狐疑的揣測：「到底藏了些什麼東西？」當然還有：「為什麼呢？」要是觀者突然追憶往事，在思考內與外的分別時，更會激起內心的柔情與脆弱。也許，你的感覺正如里爾克：「想像力終將默許那已躲在安全地帶的東西。」

在那做泥巴派的日子裡，我有一根小小的擀麵棍，把手漆成大紅色。只要可以出去玩，我就馬上飛奔到後院寬寬的台階上，輕拂一下，抓出沙箱中的沙，就在上面和著泥巴，做起派皮來。

這泥巴派要怎麼烤？在沙箱旁，我用爸爸剩下的紅磚做了個烤箱，箱底四塊磚





，四面用四塊磚砌成，頂端再用一塊有著波紋的錫箔蓋好，多餘的磚塊則來做門。這個烤箱一次可烤兩個派，此時我想像圖畫本上的傑作：我的派已烤好，擺在寬寬的原木窗檯上待涼，熱氣從派皮上冒出來，有如夢幻鄉野的農舍煙囪中飄出一圈圈的白，直達藍天。我甚至可以想像出那飄浮在半空中的香味，吸引一頭獠牙的狼遠遠地聞香而來。我想起一首童謠：

唱支六便士之歌

口袋滿滿是裸麥

二十四隻黑鳥來

通通進來做成派

我要黑瑪麗讓我在後院台階上做泥巴派。叫她黑瑪麗是為了和姑姑白瑪麗區分。黑瑪麗跟我們住在一起，幫我們灑掃內外、洗燙衣服並料理三餐。奶奶過世那年爸爸才六歲，因此他和叔叔都是黑瑪麗一手帶大的。老爸可寶她了，說她有著「瑪麗皇后般的胸部」，指她的上圍像瑪麗皇后號船首般起伏。她對我最好了，不管是外婆、爺爺的繼室，甚至連我自己的父母親都比不上。爸媽老是不在，她卻一天到晚在家陪我。我最愛把鼻尖湊近她的乳溝，聞那光滑的肌膚散發出來的香料味道、